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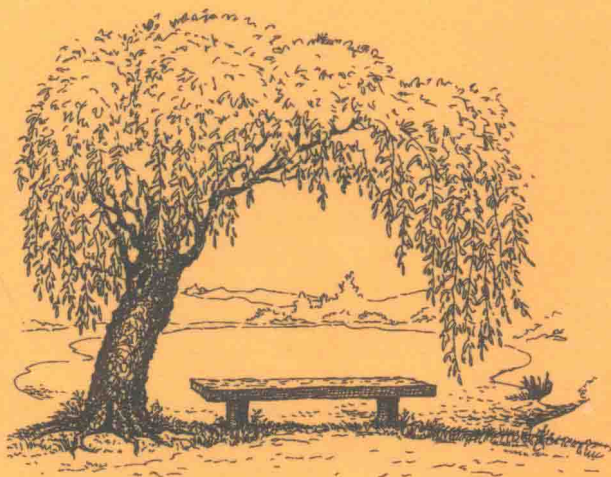
创意写作书系

THE ART OF MEMOIR

自我与面具：回忆录写作的艺术

[美] 玛丽·卡尔◎著
(Mary Karr)

修佳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创意写作书系

THE ART OF MEMOIR

自我与面具：回忆录写作的艺术

[美] 玛丽·卡尔◎著

(Mary Karr)

修佳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我与面具：回忆录写作的艺术/ (美) 玛丽·卡尔 (Mary Karr) 著；
修佳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1

(创意写作书系)

书名原文：The Art of Memoir

ISBN 978-7-300-23937-8

I. ①自… II. ①玛… ②修… III. ①回忆录-写作 IV. ①I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491 号

创意写作书系

自我与面具：回忆录写作的艺术

[美] 玛丽·卡尔 著

修佳明 译

Ziwo yu Mianj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4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创意写作书系” 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名)

- | | |
|-----|--------|
| 刁克利 | 中国人民大学 |
| 王安忆 | 复旦大学 |
| 刘震云 | 中国人民大学 |
| 孙 郁 | 中国人民大学 |
| 劳 马 | 中国人民大学 |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 |
| 格 非 | 清华大学 |
| 曹文轩 | 北京大学 |
| 梁 鸿 | 中国人民大学 |
| 阎连科 | 中国人民大学 |
| 葛红兵 | 上海大学 |

献给萨拉·哈韦尔和布鲁克斯·哈克斯顿，感谢你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明
示我应当如何

致 谢

我要把特别的感谢献给我出色的代理人阿曼达·厄本、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乔纳森·伯纳姆，还有我无与伦比的女编辑詹妮弗·巴斯，她曾引领我走出了重重迷雾。全书的审稿人马克·科斯特洛、拉丽莎·麦克法夸尔和吉奥弗里·沃尔夫也在我疲惫不堪时赐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要向你们致以全心的敬意。

买者自慎

没有人选举我做回忆录写作的掌门。我不为别人发声，只为自己代言。每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都自成一格。在真实事件的处理、回忆、调查、同家人和其他人士打交道、相关法律事宜以及说话口音等各个方面，回忆录作家们的方法都与我迥然有别，这种差别与我们在生活上的差异同样广泛。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会加入到书中。但这并不是一本总揽这种文体流行创作方式的简明手册。

地狱中有一地，专为那些自我征引的作家而留。可有些时候，我被迫只能把于别处讲述过的奇遇在此重述一番。引用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著作，真是贵得要命；不然的话，纳博科夫在此书中的出镜率本应高上许多。书中列举了一些伟大的回忆录作品。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研读，曾令我获益匪浅，无疑也会对你们有所助益。而我用以分析书的那些方法，或许将引你们爱上这些杰作。

我为成此书，采访了非虚构文学各种不同文体的大师，在此对他们致以特别的感谢：菲利普·古里维奇、凯瑟琳·哈里森、迈克尔·赫尔、乔恩·克拉考尔、拉里莎·麦克法夸尔、杰瑞·斯塔尔、加里·施特恩加特、谢丽尔·斯特雷德、吉奥弗里·沃尔夫。而与下列诸友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对话切磋，令我受教良多：马丁·艾米斯、玛雅·安吉罗、爱德华·贝克神父、比尔·布福德、罗伯特·卡洛、弗兰克·康罗伊、罗德尼·克罗威尔、马克·多蒂、戴夫·艾格斯、露西·格里利、汤亭亭、菲尔·杰克逊、詹姆斯·马丁神父、SJ、彼得·马修森、詹姆斯·麦克布莱德、弗兰克·麦考特、卡罗琳·西、邝丽莎母女、约翰·埃德加·怀德曼、托拜厄斯·沃尔夫、科伦·宰尔卡斯。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助我充实了对其父回忆录的思考。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在此书中所讲的很多内容，也许同样适用于小说、诗歌、情书、银行开户申请或假释委员会答辩——或者简单来说，适用于任何种类的文字。但既然他们付钱让我写的是回忆录，我还是会紧扣这一主题。

序言：欢迎观赏我的咀嚼玩具

不要跟随我，我已迷途，
大师劝奉追随者
及他手中倾斜的钢笔和黄色的便笺。

——史蒂芬·邓恩，《拜访大师》(Visiting the Master)

这篇序言是一只吱吱叫的橡胶咀嚼玩具，我已经抓挠啃咬了它很多年。尽管问题犹在，回忆录这种文类已经走进了它的全盛期，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迎来了读者数量的巨大激增。但是几个世纪之前，它还是一种极冷门的艺术——是专属于怪人与圣人、首相和电影明星的领地。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我曾听到有人将它比作在大米粒上镌刻主祷文。因此，时至今日，我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它辩护与正名。

回忆录最要我命的地方，亦即我所钟爱之处，部分在于它民主的一面（有人称其为贱民的草昧）——凡是活过的人都可以写一本出来。一名回忆录作家对他笔下对象的热情，也是靠得住的。另外，回忆录的结构总是由平平淡淡的松散片段衔接而成。小说有错综复杂的情节，诗歌有音乐般悦耳的形态，历史和传记则荣享客观真相的光辉。而在回忆录中，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出生之后是成熟，再之后是性爱。把整本书聚拢在一起的力量，是偶然事件、主题和（最有力地）表达一个人努力为过去寻找意义的纯粹而感人的诗意。

回忆录读者群的扩张，得益于小说的改变。在乔伊斯、沃尔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品钦等人的追随者鼓起的风潮影响之下，虚构文学变得更加寓言化、反乌托邦化和超智力化。于是，读者们开始狂饮回忆录，以解现实稀缺之渴。

2005—2010年，菲利普·古里维奇在顶尖文学杂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总编岗位上，近距离地观察到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飙升。[古里维奇描写卢旺达大屠杀的经典作品《我们想告诉你

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也是其中一部杰作。]他在卸任演讲中提到过去批评家曾嘲讽摄影艺术较绘画艺术而言缺乏原创性，而现在回忆录受到的非难与这种批评相比，可以算是小巫与大巫的关系。下面是他演讲中的一个选段：

回忆录、报告文学以及各种形式、长度和风格的书写事实的文学作品，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迎来了爆发，成就了振奋人心的新篇章。这种文学作品现在已被广泛称为非虚构文学。不过我恐怕，在文学世界里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势利观念，想要把非虚构文学从“文学”的范畴中驱逐出去——该观念认为不知为什么，反正相比于虚构作品，它总归是缺乏艺术性、想象力或发明价值……但是我发表的非虚构作品，与虚构作品相比，却是不遑多让。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记不起当年批评家们曾对回忆录进行过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如威廉·加斯、乔纳森·亚德利和詹姆斯·沃卡特等人，他们极度低能的讨伐运动，让我联想到早期的小说是如何遭到嘲讽的。它们被认为不过是一些“奇思怪想”，既缺乏哲学与布道的道德严谨性，又缺乏诗歌的形式严谨性。

于是，在我花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读遍自己能搜刮到的每一本回忆录，并在其中三十年的时间内用最好的回忆录进行教学（外加自己也赶出三部有偿的约稿作品）之后，去年一整年，我都在努力为这种文学形式攒造出一种物理学家们愿称其为“统一场论”或“万物理论”的东西。我曾想象过一个更好的自己，她应该早就把这项工作完成了。（我脑中那个叨叨咕咕的声音在说，一个更好的自己也不会把奥利奥吃得满袖子都是。）这个更好的我，拥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把书整齐摆好的书架，和一个拆分成一张张幻灯片的大脑。她有一个体格庞

大的综合性系统。

为了寻找这个系统，我在去年冬天推着一辆轮子松动的购物车，挤进了一家斯台普斯超市。几个小时之后，我像一条牙缝里拖着猎物的拉布拉多猎犬一样回到家，把买来的所有东西连带着积雪通通抛进屋里。我买了三个展示架、四大块铝框软木公告板、一套活动挂图以及若干颜色搭配的索引卡片和便利贴。

然而到了夏天，我的起居室——现在改名为“作战室”——已经跟连环杀手专案组的指挥总部没什么两样了。到处是钉起来的卡片，玻璃窗上也布满了彩色的示意图、箭头和笔记。索引卡片上的内容诸如：“介绍迈克尔·赫尔和被剥皮的人。”还有一张卡片上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生活在公元5世纪前后，可能是个性瘾者，同时也被认作回忆录之父——注意，不是奥普拉）的话：“请赐予我贞洁吧，上帝，但不是现在。”我花几个月的时间盯着电脑屏幕上闪动的黑色光标，要不就是把鼻子埋进那些我希望是自己写的书中。我抵抗着自暴自弃的冲动，好歹没有像一只剪坏了毛的小狗一样躲到床底下。

因为恐惧失败，我写下的任何东西都是开篇即废。我心中的自我如狼蛛一般，在饥渴地等待着赞扬来支撑，努力地吓退我，让我连简单地说出那些列队在我面前等待我说出口的最小的事实都没法做到。

不要紧。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赠予我们删除键，正为此用。

前不久，我和与我同处教书的一位朋友聊到这项工程，她的一席话帮我卸下了包袱。她提醒我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以满怀喜悦的心情为学生们讲授回忆录。我给课堂带来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对这种文学形式的珍爱，这份珍爱无论是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在热烈程度上都不输给任何人。1965年，我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长大之后，我要用二分之一的的时间写诗，二分之一的的时间写自传。”徜徉于海伦·凯勒和玛雅·安吉罗的传奇人生之中，我这个怪孩子感觉不

那么孤单了。以某种泛灵论的方式，我相信她们“只对我一个人说话”（我正在蹒跚学步的儿子曾把同样的说法用在那位惹人生气又自作多情的罗杰斯先生身上）。

真实的第一人称成年故事，总能给儿时的我带来希望，觉得自己某一天终能长大成人，逃离眼前的混沌生活——这便构成了我每一天的阅读时光。我努力想把自己隔绝在自己那不够理想的家庭的混沌之外，而阅读正是社会所能容忍的一种疏离状态。安吉罗身为黑人，降生在《民权法案》出台之前的阿肯色州，而可怜的凯勒则又瞎又聋，如果她们都能从各自的地狱中脱身而出，并成为最高贵的生命——作家——那么或许我也同样可以。每一位回忆录作家都要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幸存”常常会像皮下注射麻醉剂一样在我的体内注满希望。可一部同样好的小说，却不能让我产生同样的感觉。

尽管虚构文学常扮演着生活体验和记忆经验的遮羞布，这种文学形式对事件的真实性却从来不做保证。当我翻开一本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或许能引我入迷，但书中一切都是虚构的，且没有人真正地经历过，这个事实总会奇妙地阻止我从书的梦境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对一位坦述自己过去的回忆录作家，我会产生一种深层次的、谜一般的认同感；而对我喜爱的小说家，不论其作品写得多么精彩，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承认这一点，于我是很尴尬的，因为这听起来太天真了——对我从未谋面的某个人产生“认同”，而那个人不过是一个兜售纸页的小贩，并从我的购买中牟利。我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在脱衣舞酒吧的男子，以为脱衣舞女真的爱上了自己。

我曾听唐·德里罗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虚构文学作家从意义出发，然后捏造事件去表达它；而回忆录作家从事件出发，然后从中榨取意义。如此说来，回忆录意图更加自然地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

当我问一个本科生班上的学生们，他们喜欢回忆录的哪一点时，我听到他们对那种无疑是很天真的情感发出了共鸣。学生们从回忆录中收获希望，仅仅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作家熬过艰苦的人生关节，并活着讲述出自己的经历。很多张答案纸上都出现了同样一句话：“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讲述对他们而言有一种魔幻般的力量，对我也是如此。“把它讲出来！”越战士兵这样乞求麦克尔·赫尔，而他在《越战亲历记》(Dispatches)中如约完成了讲述。

我知道，我对大多数回忆录中真实性的信心会被视为一种轻信。没错，任何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都有矫饰的一面。以正确方式完成的回忆录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人工造物，而不是未经加工的报道在纸页间的生拼硬凑。这在道德上注定无法圆满：每当你选择写一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改造过去的意义了。另外，回忆录也会使用一些小说创作的手段，比如当你没来得及在现场记录的时候，就需要自行虚构对话。为了调配出一种特别的口音，你还常常不得不捡起诗人的辞藻雕琢工艺。好的作品值得用心研究。你是在为读者制造一段经历，通过自己的表演，把你的过去由里及外地幻化出来，呈现得足够清晰，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而非隔靴搔痒。你要提供一段漫长的旅程，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提供从自己那里榨出的全部真实。有些人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某种理由的奇妙驱使，不得不把过去的真实连根拔出。那些最好的回忆录，虽然也有被改造过的经历，但都源自这些人类个体的灵魂。

事实上，我认识的每一位回忆录作家似乎都承有一种宿命。他们在纸页间对过去的探索，常常是一次极度痛苦的死亡之旅。如果你和他们所有人在一场鸡尾酒会中相遇，会对他们的直白和坦率印象深刻。他们更多地是对过去感到好奇，而不是为自己的说法辩护。

想一想我们都经历过的那种家庭聚餐。关于同一件事，每个人的

说法都大相径庭，相互冲突。“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在餐桌上，我会像一只狼守护它的领地一样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但晚些时候，当我躺在床上尚未入眠之时，我常常会觉得心里发毛，怀疑是自己错了。

除非你是一个持怀疑论者和多愁多虑的人，是一个神经紧张者和勇于道歉的人，同时还惯于反思，不然，回忆录写作恐怕就不是你能安身立命之业。这些素质是我在自己遇到过的传记作家们身上发现的，在所有这些书写人生轨迹的作家身上一以贯之。真实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在黑暗的地窖楼梯上摸索时紧握的护栏，是他们的答案。

哇，就在这里了，我那丢失已久的理论，明显窃火于那道德尔菲神谕和它那令人讨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认识你自己。”一个以满满的好奇探刺真实的心灵，足以让你的笔杆子飞动起来。第一步是要萌生一种猛烈的冲动，试图在来自过去的最栩栩如生的故事里，重新鲜活地体验你自己的心灵、身体和悸动的心跳。（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本来就没有被这些故事羁绊过，你自然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把它们写下来。）然后，你把它讲出来就完了，对吧？这便是最难的第二步。下面这段引文来自修士托马斯·默顿的回忆录《七重山》（*Seven-Storey Mountain*），我把文中的“上帝”一词全部替换成了“真实”：

我身份的秘密隐藏在真实的爱与慈悲之中……真实念我出口，像念出一个对自己有部分认识的单词。一个单词永远不可能理解把它念出口的那个声音。

当我沉浸于这种如雨雾般氤氲朦胧的想法，走进自己教授回忆录的课堂时，常常像一个刚刚从海滩上跑回的孩子，把自己捡到的贝壳贴到每个人的耳边，一一吹响。我想传达的重大讯息是：听好了！我

是一个激情满满、无章可循的老师。我才不在乎什么有的没的。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帮我的学生们爱上那些我已尊崇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会把自己读过的那些于我生命中不可缺少之物展示给他们——《黑孩子》（*Black Boy*）[又名《美国饥饿》（*American Hunger*）]、《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童年：一个地方的传记》（*A Childhood: The Biography of a Place*）、《越战亲历记》、《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停止时光》（*Stop-Time*）、《吻》（*The Kiss*）、《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水的颜色》（*The Color of Water*）、《告别往事》（*Good-Bye to All That*）、《谁杀了托尔斯泰——我被俄国文学附魔的日子》（*The Possessed: Adventures with Russian Books and the People Who Read Them*）、《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涉足荒野》（*Wild*）、《欺骗公爵》（*The Duke of Deception*）、《这男孩的一生》（*This Boy's Life*）、《说吧，记忆》（*Speak Memory*）——然后，我会把我从这些书中搜揽到的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有关这种文学形式的所有智慧全部陈列出来。针对有希望成为回忆录作家的学生，我会零散地添加一些简短的清单和课业。

这正是你将在此获得的东西——我在我教授过的书和自己趟过的浑水之间跑前跑后。在这滩浑水中，我写出了三本书，基本上把这个得克萨斯人烤掉了一层皮。

在我办公室的门外，挂着一幅作家哈瑞·克鲁斯的照片。因为它看上去与文学的感觉蛮不相称，常招致学生们的疑问。在一个英语文学系走廊里悬挂的照片，要么是端庄优雅的诗人迪金森，点缀着白色的细碎网眼花边，要么就是一心向善的纨绔公子波德莱尔，炫耀着黑色的天鹅绒；而克鲁斯却摆出一派健美先生的架势。他身着一件牛仔